

# 感恩懷舊錄

(本文插圖刊第2、139頁)

●馬鶴凌 (大學教授·史學家)

## 一位真正的讀書人

劉嶽峙先生，湖南衡山人，號梅齋，在滿清科舉中考上秀才，與茶陵譚延闓（字組庵，別號慈畏，亦號无畏，世人稱畏公）相交頗篤，畏公去世後，他書房裏一直掛着裝裱的畏公與之論事的毛筆字長信，詞意親切，還有多處一再塗改，可見畏公與他的交情已到了不拘形跡的地步，也由此可知他是我國清末民初一位道地的讀書人。

梅老參加革命，原追隨黃克強先生加入華興會，瀏醴萍之役，先烈劉道一被清吏戮尸於長沙瀏陽門外，就是梅老挺身而出收尸、營葬的。後來華興會併入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成為國父的忠實信徒，到了晚年，談到革命，還自言必稱總理。他特別推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並以此堅決反共，爭自由民主，他認為民族主義思想是中國的，是血統關係和道義關係，是人性的；而共產主義是外國的，階級鬥爭論更是金錢關係和利害關係，是獸性的。他認為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最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夷夏之辨」、「義利之辨」與「人禽之辨」，所

以他堅決反共，畢生反共。

開國之後，梅老初任岳州府知事，從民國七年起，歷任湖南省長公署政務廳長及湖南省政府財政廳長等要職，以廉介見稱於時，他也是湖南省銀行的創辦人，還兼任過湖南黨校教育長，培養不少地方黨政幹部，前後十二年，經過當時四位打來打去的省長與主席——趙恆惕、魯滌平、唐生智與何健，足見他的學養風範非一般技術官僚或政治人物可比。梅老自己說，他在鮑羅廷來華時，就和好友林祖涵、譚平山等共產黨人割席斷交，說明以後是敵非友。他在民國十六年財政廳長任內，對付湖南農民暴動，與中共短兵相接，差一點被亂民捕獲，幸好逃到南昌，晉見當時領導北伐的蔣介石委員長，奠定後來湖南清黨成功的基礎。

「馬日事變」後，毛澤東在他兩湖農運報告書中說：「湖南右派領袖劉嶽峙，他的看法和蔣介石、張人傑一樣」，將他視為中共農運失敗的大敵，並與先總統蔣公並稱，足見他當時在反共陣營中的地位，他是革命元老中少有的反共鬥士，也可說是反共元老。

## 獨立特行皆有所本

民國十九年，他覺得湖南政局太複雜，不願再置身其中，而致仕歸田，閉門著書、課子，並不許子弟進學校、參與政治。聽說他著有「詩說」一書，但我未見過。民二十八、九年間，我寒暑假回鄉去看他，談到他的生活情趣，他非常得意的指著孫兒女說：「你看！他們一手拿著紅薯，一手拿著涼薯，吃得有多有味！」他已完全陶醉在他理想的田園樂趣中。到了抗戰勝利之後，眼看著共產黨來了，他深為憂慮，乃決心獨資籌辦蔚山學院，要以劉宗周的學說，來弘揚民族主義思想，消除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到了共軍南下，白崇禧在華中督戰，退到長沙，湖南省主席程潛是林祖涵的兒女親家，已準備接受「和平解放」。我深知和戰都沒有希望，經過再三考慮，決定端午節和內子、舍弟先行來臺，找到工作後再回去接先母和小孩。聽說他走，還要對付日軍佔據衡山時的抗戰方式——打游擊繼續反共，特與舍弟專程下鄉，勸他來臺或先去香港，但他都不願意。我當時只好以最誠懇的態度稟告他



：說明我多年來在他的庇蔭、教導、培植之下，常常感到無以為報。這次專程來，就是自己覺得在政治大學和青年軍前後八年，對中共了解較多，知道共產黨來了，自己絕難倖免，所以決定全家遠走。他目標更大，決不可能見容於中共，而中共是打游擊起家的，決不可能像日軍一樣容許他打游擊生存下去，他一定要遠走。我一再強調我們兩兄弟在離鄉背井遠走臺灣的前夕一起來勸他走，完全是爲了感恩報德，這點赤忱希望他能接受。

他聽完這席話，頗爲動容，立即決定帶長子定亞和我兩兄弟僱一小舟，從油麻田順流而下，到長沙找他主和的好友仇鰲與督戰的好友白崇禧商量，再定行止。這條小船在湘江走了一天一夜，讓我有機會聽到他暢談多年絕口不提的往事，也由此知道他一生獨立特行都有所本原。他和仇鰲、白崇禧二人談過之後，回來很激動地說：「亦山（仇鰲的號）主和，真是老糊塗了，健生（白崇禧的號）的話很有道理，他要我全家早日去陽朔一起走，我回去就準備動身。」後來，他全家到了陽朔，但中共更改國號之後，他仍不願和白崇禧來臺，而堅持回衡山，組織反共救國軍，自任司令，命中央幹部學校第一期畢業的丁香芹作副司令；實現他原定的計劃。這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實在和文天祥、史可法沒有兩樣。但消息傳出不久，即被搜捕入獄。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廿八日，共幹利用石灣的軍用廣場，發動兩萬多人公審他，事先準備好的冗長「罪狀」，才宣讀一條，這位高齡七十五歲

的革命反共元老，雖然囚居幾個月，體力欠佳，但仍昂然直立，大聲喝斥：「不要讀了，我一生反共，就槍斃我好了。」共幹聽他如此說，也就立即命槍兵押著他去廣場邊緣執行。但他只走了兩步，就說：「我走不動，就在這裏好了，打我的頭！」這位一生堅持原則的中國讀書人、革命元老，就這樣從容就義、慷慨成仁，爲爭自由殉國了！就我所知，革命元老中，如此高年，不在其位，仍堅決反共，被中共殺害的，只有他一人！

## 反共事蹟湮沒多年

不久，梅老的夫人也被共幹及暴民以非刑折磨至死。長子定亞帶著妻小遠走蘭州，投靠二姐正亞。次子文亞隻身逃到香港，隨我來臺。四十年來，他爲了顧慮家人的安全，含恨隱忍，絕口不談此一傷心往事。他是我妹夫，我多次問他，每次也是說著說著，就噙噙痛哭，說不下去。因此，這一足以震古鑠今的壯烈事蹟，在號稱世界反共燈塔的臺灣，沒有一個字提到過。

梅老是先父去世前不久託孤的至交，我從小叫他「梅叔」，他的子女也一直叫先母「伯娘」，他對我一家人的風義與德澤，真是天高地厚！我六十年來感恩圖報之心無時或忘，尤其是近四十年來，眼看他壯烈事蹟湮沒無聞，更感到萬分歉疚與悲慟！

近年世局不變，共產主義已爲世人所唾棄。中共也不再以他過去的事來爲難他在大陸的家人。最近藝人凌峰赴大陸攝製「八千里路雲和月」

影集，訪問小兒英九的表兄，梅叔的孫子——肇禮，帶同錄影帶，我從螢幕上看到肇禮擔任故鄉衛生院長多年的儒醫生涯，座右掛著他自己寫的對聯：「致力於奇方異藥，怡情在秀水靈山」，他還說：「多年來以此與父老鄉親和詩詞書法結下不解之緣。」書法挺秀，詞意清新，談吐也頗儒雅，萬想不到這個「黑五類」孤兒，四十年煉獄餘生，還有此氣質、成就！我感到萬分欣慰，既深慶梅叔明德有後，更對舍妹爲劉馬兩家交誼奉獻一生，吃盡苦頭，終能無愧於先母苦節撫孤的身教，對得起梅叔受先父重託悉心照顧寡孤的風義，由衷敬佩，而引以爲榮。因此商得舍妹夫的同意，爲文紀念，並在梅叔殉國四十週年清明時節，敬設靈堂，邀請師友鄉親，共申追悼敬仰之忱，公開湮沒四十年的反共壯烈事蹟，表達我多年來的感激疚慟於萬一。

寫到這裏，當年寡婦孤兒被人欺凌的苦況和梅叔全心全力呵護、培植的恩情就一幕一幕的呈現在眼前。

這是今天重利輕義的工商社會裡一個特別值得流傳的感人故事。

這故事必須從先父託孤說起：

先父立安公，名大基，字介藩，世居湖南湘潭馬公堰，幼孤失學，隨先舅祖做學徒出身，中年創業，經營炊具鑄造與糧食加工，成爲故鄉巨富；而急公好義，獨資創辦團練，維護家鄉治安，保護人民，長達二十年；更樂善好施，經常週濟貧困，解私囊排難解紛，並率先捐獻，籌建祠產、橋產、路產多處，規定所有收益一半祀祖、



修橋、鋪路，一半資助鄉間貧寒子弟讀書，而親寫一聯：「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掛在祠堂與橋、路的顯著之處，勸人讀書為善。因此，他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却與鄰縣的大讀書人、而且是革命元老劉梅齋相交甚篤。

民國十六年，中共「兩湖秋收暴動」持續幾個月，先父驚憂成疾，自知不久於人世，親赴長沙，找梅叔託孤，回來特別高興，告訴先外祖母和先母：「我到財政廳見到梅齋，他還是和在鄉下一樣，大聲開玩笑問我：『你來我這衙門做什麼呀？你比我有錢，不會向我借錢；你也不會做官，不會向我找事，你來我這衙門做什麼呀？』我說明來意，他立即正經起來，拉著我到花廳講話，他滿口答應我的託付，拍胸口要我放心，現在你們都可以放心了」，當時我已滿七歲，先父每一句話和說話的表情都記得很清楚，尤其先母常常轉述這一段話，使我印象更深。

兩個月後，先父果然中風去世，到第三年，族內豪劣就唆使先兄請客講理，來找先母的麻煩。

## 一心呵護寡婦孤兒

這件事先父早已料到，因為先兄是先母所生，比我大二十歲，十歲喪母，當時先父因公私事業太忙，疏於管教，以致為人引誘，養成揮霍習性。先父為此，喪偶十年沒有續弦，後因先叔無嗣，娶了兩個姨孀，也只生一女，力促先父再娶，才多方物色賢淑。找到先母，先外祖母以年齡懸殊不允，但先母敬佩先父的為人，自願下嫁

，並表示日後守寡也無悔無怨。所以先父生前處理家產的作法非常特別——先將先兄過繼給先叔，再以先父、先叔兩兄弟的名義分家，讓先兄所得是我與弟妹所得的總和。先父說，這樣一則可使先兄滿足，不再來找先母麻煩，同時也可讓先兄多花幾年，讓我來得及長大。不過他還是不放心，所以再找梅叔託孤。

不料先兄只有三年就花光了所有的家產，族中豪劣就唆使他請客講理，說依傳統習俗，長子不能過繼，要求改由舍弟過繼，以便他又可以來分享我和舍妹的財產。先母知道如果這樣一改，勢必弄得全家一無所有，所以牽著我哭哭啼啼去找梅叔。當時梅叔已致仕還鄉，閉門著書、課子，但為此事，立即陪先母去參加講理的宴會。當族人提出這一問題，他就站起來，大罵先兄不應該在短短三年的時間，就花掉偌大一筆家產，還來找繼母麻煩，說到他眼看著寡婦孤兒哭哭啼啼來找他，想起對不起先父的託付，感到萬分疚慙，立即嚎啕大哭，跟隨而去。當時先母和我都感動得涕泗橫流，送梅叔到江岸回來，族人都已散去，聽說當時都為梅叔這舉動所震懾，大家面面相覷，只好不了了之，悻悻然而去。

不久，梅叔又親自從鄉下來到衡山城裡，要將先母將八歲的舍妹許配他十歲的次子，原因是有馬姓族人放出話來，要再來找麻煩，而他非親非故，無權過問馬姓的家務事，將不再讓他參加講理宴會。他認為惟有結為親戚，這些人才會死心。當時先母感動得流著眼淚道謝，叮囑我不要忘記梅叔這大恩大德。我當時已十歲，懂得些古人

「託妻寄子」的故事，也淚流不止的一再點頭。

劉、馬兩家結親的消息很快就傳開，果然安靜了一段時間。但不久，族中豪劣居然陪同先兄到法院控告，先母是一不識字的農村婦女，聽說要上法庭打官司，焦急萬分。幸好有一位衡山族叔麒生先生，中山大學法科畢業，年少任俠，又是梅叔長子的連襟，梅叔就要他指導、幫助先母打贏了這場官司。但族中豪劣又利用鄉間攤派捐款的機會刁難先母，梅叔與麒叔計議，率性由先母向法院控訴以絕後患，又先後贏了兩場官司。從此以後，舍下才安定下來。先兄也回頭來對先母和我孝友如初，先母更主動照顧先兄的生活和他的子女教育。先母常說，先兄只是揮霍成性，容易被別人利用，本性原甚忠厚，在法庭上對先母的稱呼與態度都和平常一樣恭敬。梅叔一家人對舍下和睦如初，尤其對先母的堅苦節烈，常加稱道，足見他原是要照先父託孤的本意照顧舍下全家的人。

這一段時間先母的操勞焦慮可以想見，常常悲慟不能自己，擁抱著外祖母和我，三代人抱頭痛哭。在這段時間梅叔都時常來舍下看看，並請衡山縣長陽厚生和公安局長劉宗傑就近照顧。他尤其關心我的學業，多次要我去他家讀書，我不願接受他家太嚴格的約束，總是請先母以不願我遠離膝下婉謝。他來舍下也一定要看我的作業，詢問讀書情形，還推薦他的好友戴伯韶作我的塾師，從嚴管教，真是視同自己的子弟一樣。

民國二十七年夏天，日軍第一次轟炸衡山，全城如臨世界末日，第二天，梅叔即僱一條大木



船來接舍下全家，去他鄉下，安頓在他的表弟家，舍妹也就在第二年冬天與他的次子文亞結婚。

## 兩家子弟同沾德澤

民三十年夏我在湖南一個偏重數理的嶽雲中學讀了六年畢業，決定學工，偶然讀了周佛海的「三民主義的理論之體系」一書，深感孫中山先生思想與童年所學我國歷代聖王的治平大道，一致一貫，很想改學法政。恰好這年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恢復招生，我考上了法政系，正徘徊在學工、學法之時，梅叔要先舅父轉告我：「他不愁吃、不愁穿，自己受過寡婦孤兒的痛苦，應多為國家社會着想。」並寫信給政校第一期畢業的衡山縣長謝開敏，要他為我介紹政校師友多加照顧，後來我一直是在政校前期學長的指導照顧之下成長、發展，飲水思源，都是梅叔之賜。

民三十五年夏天，我由青年軍復員分派湖南省訓練團工作，他還寫信請他的好友廖維藩照顧我，他對我一家人之恩惠，只有「天高地厚」四字可以形容。所以我在兵荒馬亂、萬分緊急的時候，決定全家立即來臺，聽說他走，還要與舍弟專程去勸他走。

當時先岳父秦承志先生在川湘鄂綏靖公署服務，他和宋希濂是親戚，抗戰時期還作過宋的機要處長，他已安排我去恩施，但我隨青年軍來臺灣辦過一年新軍訓練，早認定臺灣是最理想的反共基地，經過徹底思辨，決定「捨親就疏，捨近就遠，捨易就難」，帶著內子和舍弟來臺灣。因為我對這決定具有十足信念，所以去勸梅叔一同

走，想不到他堅決不來。三十八年八月，我們來到臺灣，當時情況很亂，看不出一點反攻的頭緒來。十月底，又邀集六個同學，隨川湘鄂綏署秘書長張中寧先生去恩施，說宋去滇緬邊境經營一個據點，與臺、瓊呼應，以策反攻。一到恩施就隨軍撤退，在黔江、烏江兩個晚上痛陳利害，宋已有意，但終為左右所阻。我只好潛伏重慶，準備淪陷後再來臺。三十九年初，路過衡山，得悉梅叔被捕，當即留話請先母準備來臺，要舍妹夫婦必要時與我聯絡。梅叔殉國後，舍妹夫隻身逃出，才知道梅嬌也被非刑致死，定亞嫂被打斷手臂過，舍妹也被逼跳水自殺過，幸所穿棉襖很厚，一時沉不下去，為好心農人救起，並說好不再逼她，讓她安心撫養兩個小孩，所以她能獨守故鄉廬墓。我在香港一年多，知道她在大姐昌亞和二姐正亞的照顧之下，自己下田耕種，可維持九個月生活，另三個月就要帶著小孩行乞度日。前年夏天，舍妹夫去香港與舍妹母子見面，才知道當初有一共幹意圖玷污她，她母子抱在一起，抵死不從，被打得遍體鱗傷回來，冒死向這共幹的上級控告，引起鄉民共鳴，這共幹不但被免職，而且不久被毒蛇咬死。她們說起這件事，雖然已過去四十年了，仍不禁悲從中來，抱頭痛哭。由此可知，肇禮有今天的一切，舍妹的艱苦操持，實在功不可沒。

現在梅叔一家，就我所知，大姐昌亞和夫婿馬國泰都已去世，撫養一女嫁給大哥定亞的獨子肇明，肇明在西安一專科學校教書。定亞原被誣告失業，靠兒媳奉養，五年前經小女在美設法「

平反」，已可按月領到退休金，生活無虞。文弟和舍妹生一子二女，長女紹宏，自幼過繼給二姐正亞和二姐夫馬國榮，蘭州大學醫科畢業，丈夫是一名醫，有兩男孩，家庭、事業都很美滿；次女紹光嫁給一個工人，前年又在工作中亡故，帶著三個小孩，比較艱苦，幸有舍妹母子照顧，還過得去。兒子肇禮，前面已談到過，是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他又有一子二女，兒子遂弦，大學農科畢業，在做農業行政工作，並已結婚，生一男名承芳，這是舍妹的曾孫、梅叔的玄孫了。兩個女兒遂弦、遂弧現在也都在做事。文亞來臺一直在訓練機構做訓導工作，立身謹嚴，受他影響的人很多，現已退休，二十多年前，徵得先母同意再婚，生了二個女孩紹華、紹邦，現在分別在中興大學與輔仁大學就讀。梅叔一家人四十年來可說是在悲慟和艱苦中力求生存發展，但現在都已欣欣向榮，我從錄影帶中看到舍妹逗著曾孫的含飴之樂，就想到先母來臺二十七年，一直以操持家務、撫育孫兒女為樂的情景，感到特別欣慰！

舍下這一邊，也拜梅叔之賜，先兄鑫波兩個女兒玉昭、淑蘭和一子鐵根在大陸上都能卓然自立，最近來信還在感念先母的培植。鐵根又有三個男孩，名英、正、盛，現在都在讀書。舍弟延齡，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一直在交通、經濟部門工作，來臺之初，著有「孤帆遠影」一書，經暢流月刊連載，曾銷到十多版，前年初去世，遺一子英石，現就讀東海大學。我自己有四女一男，四個女兒以南、乃西、冰如、莉君留美多年，都恪守家規，以孝友賢良互勉，尤重視子女中文教



育，以中華兒女享有中華文化為榮，一直擔任中文學校義務教師。小兒英九回國八年，多蒙兩代師友厚愛，都給他教導、鼓勵，已知所勉。我對他感到最欣慰的是六年前，美國馬利蘭大學為他出版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他在第一頁標明：以此紀念我的祖父，並獻給我的父母，他們教給我「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這一家訓。三年前，再在國內出版第一本中文著作，也是如此。這顯示他接受西方嚴格的學術訓練之後，仍以傳統的家庭教育內涵為其做人做事的根本。至於我自己，出生在這樣一個重視節義的家庭，先父、母和梅叔留給我的一切，六十年來，求學、從軍、逃難、做事，一直不敢忘記。自從在失敗的慘痛中來到臺灣，常常想起梅叔盛年急流勇退、老來壯烈成仁，就堅持自己的信念，鍥而不捨、奮不顧身。我認為成仁是不得已，能成功，仍應「勉強而行之」，何況自己信奉的政治理想已出現「奇蹟」，總希望有人領導，以科學方法，運用集體智慧與組織力量、整體規劃、貫徹黨政革新，早日走向治平大道。梅叔待我如親子一般，古人論孝，首重「繼志述事」，我應以此報稱梅叔培育的至意。

## 雲英一生承先啓後

這四十年，劉、馬兩家七十餘口，大劫之後，不管是在貧困、落後的中國大陸，或是在富庶、放任的美國社會，都能困知勉行，無愧於作一中華兒女，飲水思源，梅叔的風義與德澤實為最大的影響力——我這一家如果沒有梅叔的庇蔭、

教導與培植，固然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不是梅叔對舍下如此情深義重，舍妹也不可能如此奉獻一生，讓劉家不墜家聲。

往事如煙，想起舍妹雲英，既悲痛、又高興！她是劉、馬兩家七十多口人中最可憐也最可佩的一個，他苦節撫孤，獨守祖宗廬墓，從二十七歲開始，比先母還早五年，而環境更壞，條件更差。她十四歲在衡山高毅女子小學以第一名畢業，如果升學，也一定可以和我兩兄弟一樣進入有名的中學和大學，但當時她只能遵照梅叔的家規，繼續讀私塾。當時我在長沙讀書，內心非常歉疚，全家只有我知道這一點，我說還是不說呢？最後我還是沒有說，因為我不能對梅叔忘恩負義，事實上先外祖母、先母，甚至舍妹都不會同意。現在看來，當時我若堅持她升學，她一定可以有一現代高級知識分子的幸福人生，絕不會有這四十年煉獄生涯，吃盡苦頭。但是，她若不是如此，也就不可能在劉、馬兩家這個不平凡的故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一角——劉家因為有她，證明梅叔明德有後，馬家因為有她，全家覺得對得起梅叔的庇蔭之恩。她這一生雖然吃盡苦頭，但遠比一個平平凡凡的過一輩子的高級知識分子要有價值、有意義得多。中國人都知道「百善孝為先」，孝道原是中華道統的根本，倫理思想與大同思想都是由孝道「推恩」而來，舍妹這一生對娘家與婆家的孝心、孝行及其影響，應該不只是可歌可泣而已！前些日子，我偶然和內政部長許水德兄談起舍妹寫信給舍妹夫這邊的妻子，感謝她代為照顧舍妹夫多年，許部長立即轉告中國時報

記者，大加讚揚，認為海峽兩岸的婚姻問題，當事人若能和馬英九的姑母一樣，豈不皆大歡喜。我看到這則新聞，也是感慨萬千！深入探討，還不是梅叔感人的風義與德澤所賜！

## 史實證明義中有利

中華民族不同於世界任何民族的獨特之處，每一中華兒女都應該引以為榮的，不只是因為擁有五千年延綿不絕的悠久歷史、擁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優秀而善良的同胞，擁有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錦繡河山；而是，能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今天，以百分之二的人口與千分之三的國土，和擁有人口百分之九十八、國土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中共極權暴政隔海對抗，並將經濟資源非常短缺、政治環境特別險惡的小島，建設成為空前繁榮、安定的現代化社會，形成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兩個世界、治與亂、富與貧、進步與落後、光榮與恥辱的強烈對比，使全世界的人驚為「奇蹟」，視為「範例」，終於導致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共產國家紛紛轉向，充分證明偉大的中華民族更有其偉大的文化為全世界各民族所無法望其項背，這也就是我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最推崇的、我歷代聖王一脈相傳的中華道統。中華民族有今日驚天動地、旋乾轉坤的偉大成就，也就是由於這一道統，經孫中山先生以畢生心力發揚光大，並由蔣介石先生以畢生心力篤信力行、而深植人心，成為永不衰竭、永不後退、足以克敵致果、已立立人的民族精神與國家潛力。劉嶽峙先生以一中國傳統



的讀書人，追隨國父革命、開國，篤信國父思想，畢生反共以維護中華道統，六十年前，即被一手造成中華民族浩劫、徹底摧毀中華文化的毛澤東視為反共大敵，而與蔣公並稱；最後痛心大陸全失，國號更改，以一在野鄉居、七五高齡的老人，親組義軍，反共救國，壯烈成仁。這種殉道

、殉國的精神，比起文天祥、史可法來，實尤有過之，從民間殉道、殉國的史實來看，實千古一人！他雖然對「臺灣奇蹟」沒有直接影響，但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中，仍應有其應有的地位。「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中華民族五千

年歷史文化之可貴，就是無數忠、孝、節、義的人物，留下無數的雄、奇、壯、烈的事蹟，為之「充實」、使之「光輝」、「神聖」。所以，我謹將六十年來對梅叔刻骨銘心的認知與感念，敬告我敬愛的師友和社會有心人士，希望能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作一交代。

#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

關文蔚 著

定價臺幣一八〇元

本書部份篇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甚受讀者歡迎，現已出版單行本，要目有：行宮也有奇聞怪事、白崇禧將軍治理的模範省、雲南雜憶、在曲靖交女友妙事趣聞、李忠蔭抱長女來訪、暫褪戲衫著嫁衣、婚後未了戲劇緣、我勝利後的動態。二十五開本，三百八十頁，二十餘萬字，定價臺幣一八〇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佰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貳佰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